

首都北京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考察*

——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评述

李 浩

提 要 首都北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改建与扩建方针的特殊类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在广泛查阅原始档案及老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对1953年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编制背景、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等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其重要的划时代意义。1953年版总规是现代意义上首都北京的第一份由多部门协作完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的城市总体规划成果,它领先于同时期国内其他一些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并具有鲜明特色;它的出台,结束了北京城市规划工作中长期意见纷争的不利局面,初步实现了首都规划指导思想的统一,并奠定了首都北京数十年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和框架。

关键词 城市史;城市规划史;北京;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畅观楼规划小组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401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4-0096-08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Beijing Master Plan: A Commentary of the Draft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Beijing in 1953

LI Hao

Abstract: Beijing, the capital of China, was representative of a special city type that implemented the policy of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Based on archive reviews and interviews with senior expert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processes, main content,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Beijing's urban master plan (the Draft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Beijing) in 1953, and expounds on its epic significance. The master plan of 1953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and normative urban master plan of Beijing in modern sense, which was a resul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multiple departments. It preceded the planning of many other key cities in China and ha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plan had put the long disputes in Beijing's planning practice to an end, preliminarily unified the guiding ideology in the Capital's planning,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for the city's future development for decades.

Keywords: urba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Beijing; the first edition of the urban master plan; Changguanlou planning group

自1949年1月底和平解放以来,首都北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已经走过70多年的历程。70多年来,对首都各项建设活动起到重要引导与调控作用的无疑正是城市规划,特别是各个时期大力开展的多轮城市总体规划制订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即1953年底由中共北京市委畅观楼规划小组完成并上报中央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对于该版北京总规,北京市规划部门的一些内部资料,如《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1985)《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第二卷)(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征集编辑办公室,1998b)和《北京城市规划志(资料稿)》(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志办公室,2004),以及朱祖希(1989)、董光器(1998)、王凯,徐泽(2019)、李浩(2020)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有所介绍,但既有研究和介绍相当简略,无法满足对北京城市规划史进行深入探究的认识需要,这使得关于该版总规迄今仍有诸多疑惑之处,譬如:该版总规为何不是由当时的规划主管部

作者简介

李 浩,博士,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注册城市规划师, jianzu50@163.com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014);北京未来城市设计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区域空间规划的历史研究”(项目编号:UDC2021010121)

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来承担，而是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畅观楼规划小组所完成？据老专家回忆，苏联专家巴拉金曾对该版总规进行过有力的技术援助，那么，巴拉金究竟发表过哪些具体的意见？作为第一版总规，它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发展究竟有何深远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和疑惑，笔者赴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等档案机构查阅了一批原始档案，对一批北京城市规划老专家进行了学术访谈，并有幸搜集和整理了当时主管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领导、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郑天翔的日记，籍此种种努力，期望对第一版北京总规的有关情况作相对深入的梳理。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聚焦于对该版规划工作的整体情况作一概述，关于畅观楼规划小组的成立原因等论题拟另外撰文讨论。

1 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编制背景和过程

1953年是新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首都北京由此也迎来了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时期，第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工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

1953年春，遵照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子正的指示，北京都委会曾抽调部分技术人员，组成两个规划工作小组，“由华揽洪、陈干同志主持提出了甲方案；由陈占祥、黄世华同志主持提出了乙方案”（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征集编辑办公室，1998a）。甲、乙方案提出后，由于各方面意见难以统一，规划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

1953年5月，中央批示北京市“希望市委能提出一个城市规划的草案交中央讨论”（中共中央，1953）。为了扭转城市规划工作被动和滞后的不利局面，经向当时的国家主管部门——建筑工程部有关领导多次汇报，反复讨论，北京市最终采取了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城市规划工作的特殊体制，即从北京市有关职能部门和部分中央机关抽调一批技术人员，成立一个专门的规划工作小

组，在北京动物园的畅观楼内相对封闭地开展规划制订工作。

1953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畅观楼规划小组正式成立，郑天翔为小组最高负责人。工作伊始，规划小组对北京都委会提出的甲、乙方案进行了整合研究。当时“虽然也探讨、试作了一些设想方案，但都没有突破性进展”（李准，2008）。在此情况下，北京市请求建筑工程部派遣由该部所聘苏联规划专家对畅观楼规划小组进行技术援助。

1953年8月12日，苏联专家穆欣和巴拉金应邀一起参加了北京市组织召开的城市规划工作问题座谈会，穆欣在这次座谈会上发表了长篇谈话，对北京都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提出应加强规划工作的领导和多部门协作（郑天翔，1953）。会后，由于穆欣改赴杭州和上海等地指导规划工作，对北京市规划工作的技术援助主要由巴拉金承担。

史料表明，苏联专家巴拉金对畅观楼小组进行技术援助是从1953年8月14日正式开始的。郑天翔该日工作笔记中记载：“工作，从今天开始。建筑师和他一同工作”（郑天翔，1953）。在郑天翔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巴拉金于1953年8月14日、9月3日和9月17日等对北京市规划发表意见的谈话要点。

1953年9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听取畅观楼小组的规划工作情况汇报，对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并对下一阶段工作安排进行部署。会后畅观楼规划小组加快工作步伐，于1953年11月底制订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图1）。1953年12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华北局的请示报告》。

在城市总体规划成果制订完成后，1954年上半年，畅观楼规划小组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于1954年5月制订出《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1954—1957年）》，该要点于1954年10月16日上报中央（图2）。此外，中共北京市委还组织有关人员于1954年初研究了天安门地区改建规划，当时共提出10多个规划方案（图3）。

1954年5月20日至6月3日，华北行政大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城市建设座谈会和规划展览会，期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及天安门地区改建规划方案予以展出（图4）。根据从各方面搜集的意见，中共北京市委于1954年9月前后组织有关人员对1953年版总规成果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并于1954年10月24日将修订后的规划草案再次向中央呈报。

1954年10月，国家计委对北京市1953年呈报的规划草案提出审查意见并向中央呈报。1954年12月，国家计委与新成立的国家建委联名向中央呈报了对



图1 北京市规划草图——总图（1954年修正稿，重绘版）

Fig.1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sketch-general plan (revised in 1954, redrawn version)

资料来源：董光器，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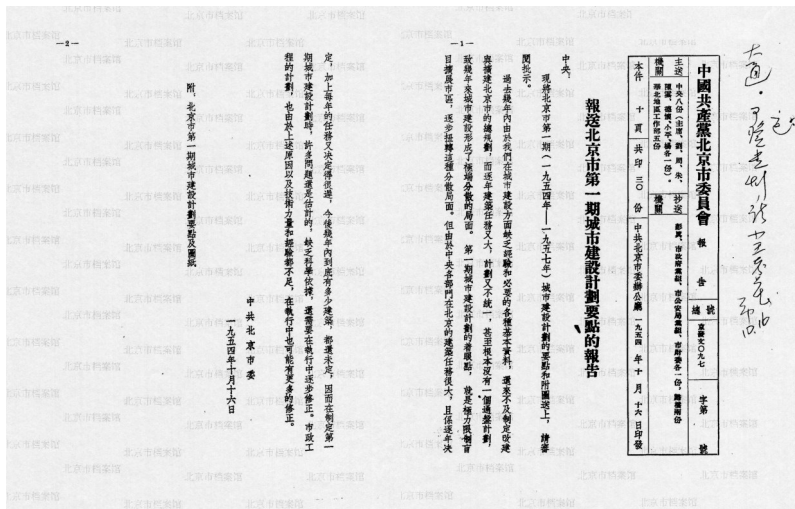


图2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呈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1954—1957年）》的报告（1954年10月16日）

Fig.2 The report of key points of the first phase urban construction plan of Beijing (1954-1957) submitted by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ctober 16, 1954)

资料来源：中共北京市委，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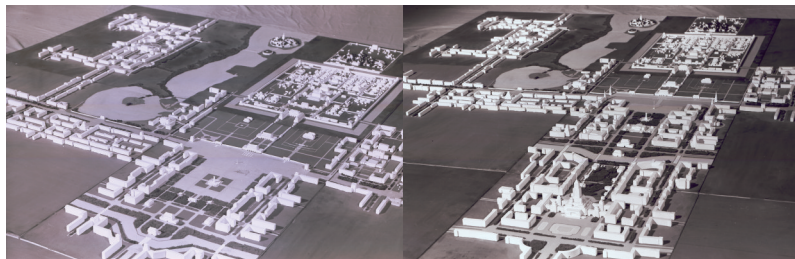


图3 北京天安门广场地区改建规划第十方案（左）和第十一方案（右）模型（东南方向鸟瞰，1954年6月展出）

Fig.3 The Models of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rea reconstruction plan for the tenth (left) and eleventh planning proposals (right) (bird's-eye view from southeast, June 1954)

资料来源：郑天翔家属提供。

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审查意见。

2 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1 首都规划的指导思想：按照“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原则进行改扩建

1953年版北京总规具有鲜明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目标和原则进行改建和扩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指出，北京是中国著名的古都，在城市建设和空间艺术方面有明显的优点，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制度的局限性，因而“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原则，迅速制定总的规划，以便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改建

和扩建工作”（中共北京市委，1953b）。

规划明确提出首都建设的总方针是：“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从城市建设各方面促进首都劳动人民劳动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用最大努力为工厂、机关、学校和居民提供生产、工作、学习、生活、休息的良好条件，以逐步满足首都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中共北京市委，1953b）。

基于“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总体目标，1953年版北京总规重点在如下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城市布局必须是紧凑、有机、有中心的整体；工业区、住宅区、休养区、铁路和仓库等必须按照便利、经济和卫生的原则作合理的分布；人口分布和文化福利机构设置要适应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主



图4 首都规划工作者在华北城市建设展览会上介绍北京市规划方案（1954年6月）

Fig.4 Planners from the Capital were introducing Beijing plan at the North China Urban Construction Exhibition (June 1954)

注：照片中间正在介绍规划方案者为钱铭（畅观楼规划小组成员）。

资料来源：北京城市规划学会，2014。

要街道要保证交通不受阻碍及居民有充分阳光和新鲜空气；应有相当数目的公园、绿地及适当的河湖水面（中共北京市委，1953a）。

2.2 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及功能分区

关于城市性质，1953年版北京总规提出：“我们的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的中心”（中共北京市委，1953b）。

关于发展规模，规划提出“在二十年左右，首都人口估计可能发展到五百万人左右，北京市的面积必须相应地扩大至六万公顷左右”（中共北京市委，1953b）。

在城市功能分区方面，规划提出“在东部、南部、西部及东北部等发展相应的工业区”“西北部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所在地区，以科学院为中心发展成为文教区”“以玉泉山、香山、八大处一带及其邻近地区作为主要休养区”“为了供应城市的蔬菜、水果、乳类等，在郊区保有较大的农业基地，逐步建立具有新的技术条件的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共北京市委，1953b）。

2.3 主要技术特点

2.3.1 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

在宏观层面，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一项重要内容即郊区规划（图5），它具有区域规划的性质，重点是对北京市域及周边地区的农业、建筑材料业和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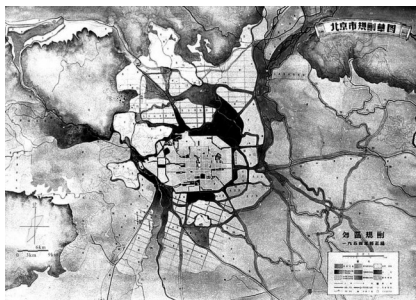


图5 北京市规划草图——郊区规划（1954年修正稿，照片版）

Fig.5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sketch —— suburban plan (revised in 1954, photo version)

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1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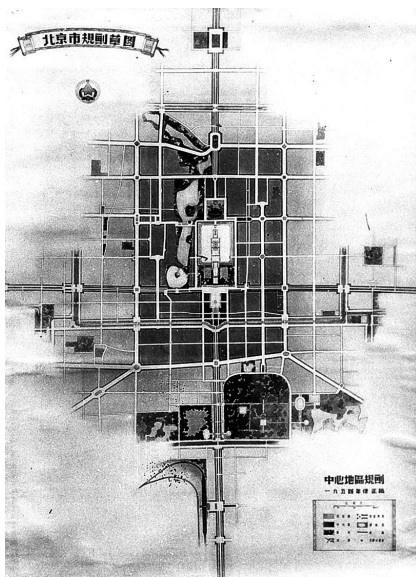


图6 北京市规划草图——中心地区规划（1954年修正稿，照片版）

Fig.6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sketch —— central area plan (revised in 1954, photo version)

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1954。

运输等进行了安排。在中观层面，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主要内容即北京市区的土地使用空间布局方案。在微观层面，1953年版北京总规对中心地区规划进行了空间设计（图6），并对天安门广场地区改扩建规划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10多个规划设计方案。

2.3.2 远景规划与近期规划相结合

北京市于1953年12月上报中央的规划成果（《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是城市的远景规划，而1954年10月上报中央的《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1954—1957年）》则为近期规划。后者在明确第一期城市建设方针（“极力避免盲目扩大市区的局面”“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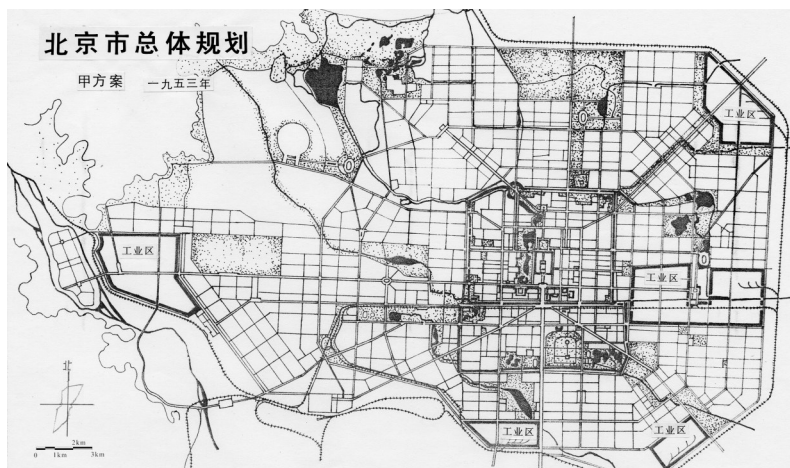


图7 北京都委会完成的甲、乙方案（1953年春，重绘版）

Fig.7 Proposals A and B of Beijing Master Plan completed by Beijing Urban Planning Commission (Spring 1953, redrawn version)

资料来源：董光器，2006。

须对城区实行重点改建的方针”“新的建设必须与总规划相适应”等)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建设和建筑管理的计划、天安门广场改建、增设电源及引水计划、市政设施计划等4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施政纲领性质的第一期建设要点。对比同时期国内其他城市制订的城市规划成果，专门开展近期规划并达到相当的深度尚为少见，这也是1953年北京总规的亮点之一。

2.3.3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思维

1953年版北京总规中，不乏一些前瞻性的考虑。譬如：“对于地下市政设施，应有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并应采取修建总的地下沟道的办法，把电灯、电话、电报线路和水管等都包括在内，以节约造价，避免互相冲突，并便于检查

和修理”“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为了便利首都劳动人民的生活并改善城市的环境卫生，应及早考虑建立煤气供应系统”“为了实现首都的绿化建设，特别是改造北京干燥多风沙的气候，必须迅速设置专管机关，积极扩大苗圃，并采取近代化的办法大量植树”（中共北京市委，1953b）。今天首都建设中特别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综合管廊建设、煤改电和煤改气等指导思想与当时的这些规划思想，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2.3.4 与前后版规划的承继关系

1953年版北京总规是在1953年春甲、乙方案的基础上编制的，这两个方案的部分内容被1953年版北京总规所采

纳。譬如,甲方案曾设计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4条放射线插入北京旧城,乙方案保留了北京旧城原有的棋盘式路网(图7),1953年版北京总规方案在旧城南部分别采纳了甲方案的设计思路(西南和东南方向插入2条放射线),旧城北部则采取了乙方案的设计思路(保留原有路网格局)。

同时,1953年版北京总规也为后一版总规——即1957年版《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3月8日完成的《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说明(四稿)》中指出“这个初步方案是在过去几次方案的基础上制定的,是过去各个方案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1957a),1957年版北京总规是在延续1953年版总规整体空间格局基础上的再深化和修订,也更趋成熟化。

3 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划时代意义

3.1 现代意义上首都北京的第一份由多部门协作完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的城市总体规划成果

在畅观楼规划小组成立以前,1949—1952年间由北京都委会组织开展的城市规划制订工作多偏重于建筑师主导的设计工作,苏联专家穆欣曾多次对这种规划工作方式提出批评。以1952年6月13日由梁思成主持的一次座谈会为例,穆欣反复询问:“现在都委会在计划总图时,有没有经济方面的专家?还是仅有建筑师?”“这张图上的铁路线的制定是哪些人参加的?”他明确指出:“都委会这个计划机构是独立工作,和有关部门没有联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参加,什么计划都是做不出来的”(北京都委会,1952)。1953年春完成的甲、乙方案,存在同样的问题,其规划成果主要是一张规划总图,说明文字十分简略。

由中共北京市委领导的畅观楼小组的规划工作,突破了之前以建筑师思维进行规划设计的工作模式,较为全面地整合和融入了北京市各有关部门以及国家有关部委专业研究的技术力量,是第一次综合、系统、开放的规划工作。在畅观楼小组的领导层面,除了市委秘书

长郑天翔之外,还有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曹言行、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赵鹏飞、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佟铮,他们被称为“四人小组”。畅观楼小组的成员中,既包括交通部航运局局长高原、铁道部设计局局长黎亮和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姬之基等中央部委的一些专家,也包括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建设局、市卫生工程局、市都委会、市公用局、市供电局、市农林局、市设计院、市园林处、市测绘处、市人防办和市企业公司设计室等部门的一些领导和专家,他们有的在畅观楼常驻工作,有的则以非常驻的方式提供各种技术资料和参加方案研讨等。“由市委领导的畅观楼小组,既抓现状调查,又抓市政工程的规划,甚至于铁路的规划、水利的规划都在认真做”“还找公安部人防办公室的同志来提意见……”^①。由于多专业协作与集体攻关,解决了长期困扰北京市规划的一些重大问题,譬如紧贴旧城、限制城市建设发展的环城铁路被拆除,就是在参与畅观楼小组的铁路部门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逐步实现的。

就规划内容而言,1953年版北京总规在对城市规划工作过程、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城市发展目标及性质定位进行详细阐述的基础上,重点从“北京市发展的规模”“道路和广场系统”“街坊建设的原则”“河湖系统”“绿化系统”“铁路系统”和“公用事业”等7个方面对北京市规划草案进行了综合的、全面的阐述。就技术深度而言,该版规划成果在技术内容、图纸数量及规范性等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当时国家要求的“初步规划”的深度,是第一次较为正式地制订出的规范性规划成果,在北京城市规划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3.2 领先于同时期国内其他一些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并具有鲜明特色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西安、兰州、洛阳、包头、太原、武汉、成都和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为代表的一批新工业城市是国家层面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对象,这些城市的规划成果大多于1954年9—10月完成上报,之后有关部门进行了联合审查。而《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早在1953年底即已完成并上报,显

然是遥遥领先的。也可以讲,1953年版北京总规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率先完成的第一份城市总体规划成果。

对比1953—1954年前后各个重点城市完成的规划成果,1953年版北京总规也具有鲜明的特色,这突出地体现在其成果名称上——该版北京总规被冠以《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之名,而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或《北京城市初步规划》,这与当时国家对各地城市的分类政策有关。“一五”时期,我国依照城市建设活动轻重缓急的不同,将全国各地的城市划分为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的工业城市、扩建城市、可以进行局部扩建的城市和一般的中小城市等不同类型,“北京系首都特殊重要”而被单列(李浩,2019)。当时,北京已经是一个人口规模达200—300万人的特大城市,城市建设与发展必须以旧城为基础加以合理改造,因而采取了“改建与扩建相结合”的建设方针,这是北京市规划与西安、兰州和洛阳等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显著不同之处。

八大重点城市无一例外均为钢铁、机械、化工和能源等产业主导的重工业城市,它们的规划工作重点也就是为工业区及配套的工人住宅区建设提供支撑和服务,城市规划的任务和性质是相当单纯的,通常被看成与工厂设施建设落地和生活设施配套相关连(孙施文,2017;李百浩,等,2006)。北京作为首都,除了要考虑工业建设问题(当时对此存在争议)之外,更鲜明地要考虑国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相关职能的规划建设,以及国家空间形象的塑造问题。作为一个历史古都,北京的改扩建在强调对旧城设施加以利用的同时,也面临着突出的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和矛盾……这些情况都使得北京的城市规划与洛阳涧西区、包头新市区和兰州西固区等在一片平地上新建的城市新区的规划截然不同,它也自然就使北京的1953年版改扩建规划独具特色。再就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规划技术文件本身而言,与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也有显著的不同,特别是有关文字报告由郑天翔亲自主持和修订完成,其逻辑和表述更加清晰、明确,体现出中国党委和政府系统行文的鲜明特点,堪称当时独树一帜的规划范

例之一。

3.3 结束了北京城市规划工作中中长期意见纷争的不利局面，初步实现了首都规划指导思想统一

自1949年至1953年上半年，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者在不少规划问题上存在认识分歧（如首都行政机关的位置等），这种局面虽然有利于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共同参与首都规划，但也造成规划决策层面的一些犹豫不决和摇摆现象，城市总体规划工作长期止步不前。1953年下半年畅观楼规划小组的成立及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出台，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使首都规划工作逐步进入正常推进的轨道。

以中央行政机关位置问题为例，针对之前在城内或城外布局的争论，1953年北京总规首次以政府文件的方式明确：“必须以全市的中心地区作为中央主要机关所在地，使它不但是全市的中心，而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中心”（中共北京市委，1953b）。规划进一步提出了将天安门广场地区作为城市中心区并加以改建的具体措施。

在古建筑和旧城改造方面，1953年北京总规在综合研究后明确提出了辩证分析、分类对待的指导方针：“对于古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批判，去其糟粕，保留其精华。对它们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同时盲目崇拜封建遗产，一概保留古建筑，甚至使古建筑束缚了我们的手足的观点和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目前主要的倾向是后者”（中共北京市委，1953b）。

3.4 奠定了首都北京数十年来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和框架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意义之外，1953年版北京总规还有另一项更显实践价值的重要贡献，即为首都北京数十年来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雏形和框架，由该版规划所确定的北京城市空间结构、道路网骨架及用地布局模式，对70年来首都城市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对北京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是宏观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的。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1953年版规划



图8 北京市规划草图——道路宽度（1953年11月27日）

Fig.8 Beijing's urban planning sketch - road width (27 november 1953)

资料来源：畅观楼规划小组，1953。

成果所确定的道路系统和路网格局方面。1953年9月3日，苏联专家巴拉金对北京市规划草图发表指导意见时曾指出：“原有路均方格形式的，交通上有缺点，故加了一些放射路”“环路—放射路组成主干道网，很好地联系各区域，把方格子的缺点补充了”（郑天翔，1953）。正是由于巴拉金关于改善原有方格状路网缺点的初衷，1953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了“环形+放射”的路网结构：旧城内的一环即“新街口——菜市口——蒜市口——北新桥”“除内环及沿护城河环路外，再增设若干环路和辅助环路，其宽度一般为四十——九十公尺左右”；“从东直门、西直门、菜市口、蒜市口向外开辟四条放射干路，分别直达东北部工业区和民航机场并通往古北口，文教区及休养区，丰台及良乡，东南部工业区并通往天津，其宽度均应不少于七十公尺”（图8）（中共北京市委，1953b）。今天北京的道路系统和城市格局，在1953年版总规中已经基本定型了。

依据1953年版总规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特别是《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1954—1957年）》确定的近期建设思路，北京市在“一五”时期积极推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地区的改扩建，在西郊三里河地区新建了以“四部一会”为代表的一批行政机关；在东郊建国门以东、日坛以南地区建设了第

一个使馆区；在东北郊工业区和东郊工业区新建了一批工业项目；在西北郊新建了以钢铁、地质、石油、矿业、农机、林业、航空和医学等“八大学院”为代表的一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旧城内和东郊、北郊、西郊成街成片地建设了一批住宅区，新建了一批商业、文化、卫生、体育和旅馆等公共福利设施，并完成了若干市政骨干工程的建设（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1985）。正如新中国第一代首都规划工作者指出的，1953年版北京总规“是经过多年努力第一次提出的比较完整的规划方案，北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基本上是在这个方案指导下进行的”（董光器，1998）。

4 1953年北京总规的时代局限性

尽管1953年版北京总规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并非完美无缺，据中共北京市委于1953年12月9日向中央的报告，当时规划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包括：“工业建设、中央机关建设和高等学校建设的计划等多还未定，而且短时期内也难以制定，这就使我们的规划工作缺乏科学依据”“由于我们十分缺乏城市规划的经验和必要的资料，对于这次规划的结果是否符合经济的原则以及实现这个规划所需的费用，现在还无法进行估算”“关于铁路、车站、运河及解决北京供水等问题，虽然



图9 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远景规划（1957年3月）

Fig.9 Preliminary plan of Beijing Urban Master Plan — vision plan (March 1957)

资料来源：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1957b。

取得了中央铁道部、水利部、交通部等部的若干负责同志和这些部的几位苏联专家的帮助，……但对这些问题，我们更缺乏知识，还需与各主管部门继续研究”（中共北京市委，1953a）。

就规划方案而言，也有一些不成熟之处。最明显的当属自旧城西南和东南方向插入的两条放射线（图1），它们对北京古城格局和城市肌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1955年4月援京的第三批9人苏联规划专家组在经过进一步研究论证后，于1957年3月完成的第二版北京总规方案最终取消了旧城范围内的这两条放射线（图9），从而避免了其对北京历史文化格局的破坏。

另外，就1953年版北京总规编制的思想理念和技术方法而言，也不能做过高的评价。当时我国正处于向苏联学习的高潮时期，北京的城市规划方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对标苏联首都莫斯科，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付诸规划实践的产物，规划成果中关于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的目标和措施等思想性内容，也有着深刻的模仿苏联规划的烙印。这些情况，显然是受当时的规划工作条件所局限。

也正是由于1953年版总规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国家计委于1954年10月16日向中央呈报的审查意见中，曾对它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了北京市和国家计委在首都规划问题上的

争论，并进而导致了一个专门援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第三批苏联规划专家组的邀请和派出。因篇幅所限，对此只能另外撰文讨论。

5 结语

综上所述，1953年版北京总规的完成，是首都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层面城市规划工作的对象主要是“156项工程”等重点工业项目比较集中的一批新工业城市，尤其是西安、兰州、洛阳、包头、太原、武汉、成都和大同等八大重点城市。由于规划史研究进展的一些特点，目前学术界对共和国初期城市规划史的认识和了解也主要以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等为主。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以北京为典型代表的一些改建与扩建城市（包括上海、天津和广州等既有大城市，以及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为代表的、近代化基础较好的一些东北地区城市）的规划工作，是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类型。正是由于国家对这类城市所采取的改建与扩建相结合的城市建设方针，它们的城市规划工作所面对的各种问题要更为繁多，矛盾也更为复杂，这些城市的规划方案的审批并不像西安、兰州和洛阳等城市那样相对比较顺利^②，而是表现出相当的曲折。这类改建与扩建城市的规划设计情况，其规划实践的

特点、规划工作的规律及有关历史经验等，值得城市规划史研究者作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和总结。

注释

- ① 张其铨先生（原郑天翔秘书）2018年3月20日对笔者的谈话。
- ② 西安、兰州和洛阳3市的规划于1954年12月获得国家建委的批准，是全国最早获得批准的一批城市总体规划项目（初步规划深度）。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 岁月影像——首都城市规划设计行业65周年纪实(1949—2014)[R]. 2014. (Beijing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Image of years: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the capital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dustry(1949—2014)[R]. 2014.)
- [2] 北京都委会. 都市计划座谈会会议记录[C].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150-001-00003.1952: 29-34. (Beijing Metropolitan Committee. Minutes of the symposium on urban planning [C].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file No. 150-001-00003.1952: 29-34.)
- [3] 北京建设史书编辑委员会. 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R]. 1985. (Beijing Construction History Book Editing Committe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 1985.)
- [4] 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 北京总体规划历史照片(1949—1957.3)[R].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档号: C3-141-5.1954. (Beijing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Historical photos of Beijing master plan(1949—1957.3) [R].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file No. C3-141-5.1954.)
- [5]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征集编辑办公室. 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第一卷: 规划建设大事记”(上册)[R]. 1998a.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Collection Editing Offic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volume I: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emorabilia(Volume I)[R]. 1998a.)
- [6]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征集编辑办公室. 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篇“第二卷: 城市规划(1949—1995)”(上册)[R]. 1998b.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Collection Editing Office.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volume II: urban planning(1949—1995) (Volume I) [R].

- 1998b.)
- [7]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说明(四稿)[R].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档案, 1957a. (Beijing Urban Planning Commission. Notes on the preliminary plan of Beijing master plan(fourth draft) [R]. Archives of Beijing Urban Planning Commission, 1957a.)
- [8]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远景规划[R]. 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档案, 1957b.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Urban Planning. Preliminary plan of Beijing master plan —— long term planning [R]. Archives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Urban Planning, 1957b.)
- [9]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志办公室. 北京城市规划志(资料稿)[R]. 2004. (Beijing Municipal Planning Commiss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Chronicle Office. Beijing urban planning chronicle(information draft)[R]. 2004.)
- [10] 畅观楼规划小组. 北京市规划草图——道路宽度[R]. 北京市城市计划管理局档案, 1953. (Changguanlou Planning Group. Beijing planning sketch road width [R]. Archives of Beijing Urb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1953.)
- [11] 董光器. 北京规划战略思考[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DONG Guangqi. Strategic thinking of Beijing planning [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8.)
- [12] 董光器. 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DONG Guangqi.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 Beijing in 50 years [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李百浩, 彭秀涛, 黄立. 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J]. 城市规划学刊, 2006(4): 84-92. (LI Baihao, PENG Xiutao, HUANG Li.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ity planning for Chinese new modern industrial city[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6(4): 84-92.)
- [14] 李浩.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LI Hao. The planning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of P. R. China in 1950s[M]. 2nd edi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 [15] 李浩. 苏联专家穆欣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技术援助及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102-110. (LI Hao. Soviet expert 穆欣's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luence on urban planning of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1): 102-110.)
- [16] 李准. 旧事新议京城规划[R] // 紫禁城下写丹青——李准文存. 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2008. (LI Zhun. Old story and new discussion on the planning of Beijing [R]// The Forbidden City: Li Zhun wen cun.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2008.)
- [17] 孙施文. 解析中国城市规划[J]. 城乡规划, 2017(1): 12-21. (SUN Shiwen. On 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J].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7(1): 12-21.)
- [18] 王凯, 徐泽. 重大规划项目视角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演进[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2): 12-23. (WANG Kai, XU Ze. Evolution of new China's urban planning: a perspective of influential planning practice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2): 12-23.)
- [19] 郑天翔. 1953年工作报告[R]. 1953. (ZHENG Tianxiang. in work notes 1953 [R]. 1953.)
- [20] 中共北京市委. 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向中央的报告[R].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001-005-00091.1953a: 5-11.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ort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draft plan for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Beijing [R].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file No. 001-005-00091.1953a: 5-11.)
- [21] 中共北京市委. 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R].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001-005-00092.1953b: 12-20.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points of the draft plan for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of Beijing [R].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file No. 001-005-00092.1953b: 12-20.)
- [22] 中共北京市委. 市委报送北京市第一期城市建设计划要点的报告[R].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001-005-00122.1954.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port on the key points of the first phase urban construction plan of Beijing [R]. Beijing Municipal Archives, file No. 001-005-00122.1954.)
- [23]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市委关于改进北京市建筑占地办法和关于改进北京市今年建筑工程意见的两个报告, 1953 [M]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卷.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grees with the two reports of Beij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on improving the measures for building land occupation in Beijing and on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Beijing this year, 1953 [M]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entral Archives. 1953-1957 selected economic archiv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volume. Beijing: China Pric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24] 朱祖希. 对北京四十年来城市规划工作的回顾与反思[R]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历史与现实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89. (ZHU Zuxi.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urban planning of Beijing in the past 40 years [R] //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the study of Beijing history and reality, 1989.)

修回: 2021-06